

往上走。小说的名字《北上》由此而得名。

写《北上》的想法，是徐则臣与十月文艺出版社的韩敬群、和朋友们在聊天的时候突然凸显出来的。“朋友说，小说里的运河读着还不过瘾，为什么不单独写一写运河呢？写了十几年小说，运河一直作为故事背景，我对这条河不可谓不熟悉，边边角角看了不少，但极少想过让它从背景走到前台来。现在，它借朋友之口提出了担纲主角的要求。必须承认，朋友的提议如同一声召唤，这条大河从我过去的小说、认知和想象中奔凑而来，在那家咖啡馆里，我确信我看见了整条京杭大运河。敬群兄也觉得是个好主意。我说，那就这么定了。”

当天晚上回到家，徐则臣就开始草拟小说提纲。“提纲列出来，进入细节落实阶段，傻了。认真想想，哪段运河我都一知半解。过去我只是在用望远镜看运河，大致轮廓起伏有致就以为自己看清楚了，现在要写它，得用显微镜和放大镜，可镜子底下何曾看见一条绵密详尽、跨越2500年的长河。过去的都不能算，必须从头开始。古人说，读万卷书，行万里路，我要做的只能是下笨功夫，相关的书籍资料要恶补。我在4年里读了六七十本关于运河的书，但还是不行，就重新走了一遍运河，从南到北，

**小说气势宏大，故事和人物、时间线横跨百年，全方位展现大运河文化的恢弘图卷，写出了一百年来大运河的精神图谱和一个民族的旧邦新命。**

把运河沿途的重要水利枢纽、水利工程全都走了个遍，认真地走、认真地看，感受水的流向、岸边的植被。从杭州到北京，能走的河段基本上也都走了。这也是小说写得艰难和时间漫长的重要原因。边走边看边读书，再做些案头工作，因为有些历史在现场是看不见的。”

徐则臣关注大运河的历史沿革，对中国政治、经济和文化的影 响。他曾看到一则史料，从顺治三年开科取士，直到宣统三年，260多年间，中国出了114名状元，光是苏州这一个地方就有26名，占了将近四分之一。当年的运河就像高速公路一样，人来来往往进出，生意一笔一笔地做，文化和思维也跟着活泛了起来。“不太夸张地说，也许运河也算是一条母亲河，起码是后娘。”

《北上》这个小说写了4年时间，其中两年的时间花在小说结构和资料消化上。徐则臣用了一种巧妙的家族传承的方式，把看起来毫不相干的历史与现实这两大部分内容，扭结编织成为一个有机的小说艺术整体。“我一直在想，今天的长篇小说也许应该换一种思路，是否能够以碎片化、拼贴的形式去寻找某种相对完整的结构，实现对整体性的把握和表达？在这样一个时代，整体性是一种内在的精神、联系和张力，还是和过去传统一样，长

篇小说必得是一种逻辑井然的整全结构？《北上》涉及的时间和空间跨度都很大，前者一百多年，后者一千七百九十七公里，若是用传统的整一性故事结构，做一个时空的流水账，这小说没一百万字可能都打不住，我不想整得这么长，那就要找到一种新的重新处理时间和空间的方法。花了两年时间，我才找到这种装置艺术的方式，让它们碎片化地相辅相成、相呼相应，让它们相互之间自行产生意义与张力。这个结构也是我对整体性诉求的一个尝试。”

《北上》结构独特，故事简介为：公元1901年，中国大地风雨飘摇。为寻找在八国联军侵华战争时期失踪的弟弟马福德，意大利旅行冒险家保罗·迪马克以文化考察的名义来到了中国。谢平遥作为翻译陪同保罗走访，并先后召集起挑夫邵常来、船老大夏氏师徒、义和拳民孙氏兄弟等中国社会的各种底层人士一路相随。他们从杭州、无锡出发，沿着京杭大运河一路北上……一百年后，当谢平遥的后人谢望和与当年先辈们的后代阴差阳错重新相聚时，各个运河人之间原来孤立的故事片段，最终拼接成了一部完整的叙事长卷。

小说气势宏大，故事和人物、时间线横跨百年，全方位展现大运河文化的恢弘图卷，写出